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三十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太宗貞觀元年　春正月宴羣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閒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上令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

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斜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曏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疏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寖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

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藺謩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

靑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杻械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

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還報敕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爲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爲申邪萬一闇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慚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二年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衆責之及薛延陁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奔還頡利怒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强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窮困肯如是乎朕聞之

且吾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頡利發兵攻突利突利遣使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為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之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

厲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閔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閔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蘭成偃旗臥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以其地爲夏州（夏州今榆林府）

三年　茌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壬午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爲知人賜

絹三百匹
秋八月薛延陁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壻禮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薛延陁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旱糇糧乏絕四也頡利疏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可汗旣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尚書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

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爲暢武道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通漢道註作通漢是也通漢暢武取任名爾非地也

四年　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衆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乙亥至京師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二月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先是頡利既敗竄於鐵山餘衆尚

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鴻臚
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
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
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
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
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
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
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
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
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
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
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世勣軍於

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馬邑今朔州北定襄城今歸化城也惡陽嶺在其南白道在其北陰山在其東北鐵山又在其北皆在漠南

初始畢可汗以啟民母弟蘇尼失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攜貳突利之來奔也頡利立之爲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將奔吐谷渾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於荒谷蘇尼失懼馳追獲之三月庚辰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衆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之地遂空頡利至長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强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

稽掠我子女四也我有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為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陁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閒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突厥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

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爲夷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邱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長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以爲徙於兗豫之閒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本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

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絶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衞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五月辛未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部落之官上戒之曰爾祖啟民挺身奔隋隋立以爲大可汗奄有北荒爾父始畢反爲隋患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懲啟民前事故

也今命爾爲都督爾宜善守中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
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順祐化長四州皆在河套內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
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
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
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
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突
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
慰爲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
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
從之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既滅舉其
屬七城來降因以其地置西伊州思結部落飢貧朔州刺史張

儉招集之儉因勸其營田歲大稔儉恐虜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甚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十二月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倘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按伊吾今哈密

九年　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爲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鄉者段志元軍還纔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爲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鼠逃烏散斥候亦絕君臣攜離父

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爲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源君集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經破邏眞谷其地無水人齕冰馬噉雪五月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大破之獲其名王薛萬均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赤水之戰萬均萬徹輕騎先進爲吐谷渾所圍兄弟皆中槍失馬步鬬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李大亮敗吐谷渾於蜀渾山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吐谷渾於居茹川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且末窮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將奔于闐何力欲追襲

之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復傾其巢穴耶自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川萬均乃引兵從之磧中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脫身走俘其妻子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海還與靖軍合大甯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爲侍子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他子爲太子及歸意常怏怏會靖破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王順因眾心斬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騎逃磧中十餘日眾散稍盡爲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爲可汗李靖奏平吐谷渾吐谷渾地居今青海其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庫山在其東北和碩特東上旗界曼頭山在和碩特南右翼後旗赤水源在輝特南旗赤在和碩特南右翼末旗之北此在大河以北破邏真谷在撒海拉二土司西烏海在貴德廳南今日烏蘭河在大河以南

李靖之擊吐谷渾也厚賂党項使爲鄉導党項酋長拓跋赤辭

來謂諸將曰虜人無信喜暴掠我今諸軍苟無異心我請供其資糧如或不然我將據險以塞諸軍之道諸將與之盟而遣之赤水道行軍總管李道彥行至闊水見赤辭無備襲之獲牛羊數千頭於是羣羌怨怒屯野狐峽道彥不得進赤辭擊之道彥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左驍衛將軍樊興逗遛失軍期士卒失亡多道彥與皆坐減死徙邊上遣使勞諸將於大斗拔谷薛萬均排毀契苾何力自稱己功何力不勝忿拔刀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之上聞之以讓何力何力具言其狀上怒欲解萬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羣胡無知以陛下爲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且使胡人謂諸將皆如萬均將有輕漢之心上善之而止岷州都督鹽澤行軍總管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甑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八

月庚辰毆生滅死徙邊或言毆生秦府功臣宜寬其罪上曰毆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毆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爲此不敢赦耳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也胡氏曰以李靖事太宗然猶如此豈非功名之際難居哉按党項在吐谷渾東南大河南岸灁水今曰廣通河在臨洮衞土司西北野狐峽卽大夏河之峽循化廳南境也枹州卽古潘縣也此大河以南路此道不得進故改從庫山也

十一年　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曏使高祖之後卽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臣覩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脩

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巳失之後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儲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强斂以資寇敵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按史言選吏爲撥亂之本

十三年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秋七月庚戌詔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爲乙彌泥孰候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言頡利既敗其部落咸來歸化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今戶口蕃滋秋中將遣突厥度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鎭撫部落其踰分故相鈔掠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上御齊政殿餞之又遣趙郡王孝恭等齎册書就其種落築

塩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十四年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三萬以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為發疾卒子智盛立軍至柳谷諜者言文泰刻日將葬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辛獠兒為前鋒夜趨其都

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
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未幾惟尙
書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
塡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室處又爲巢車高十丈俯瞰城
中有行人及飛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
結約有急相助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智盛窮蹙開門出降
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上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
陛下初卽位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
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
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鎭守
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
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

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上不從高昌今土魯番也柳谷在其北田城在西北可汗浮圖城即今濟木薩也

十五年　薛延陁眞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迴紇靺鞨霫等兵合二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上命張儉李世勣李大亮張士貴出雲中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陁負其彊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陁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勅思摩燒薙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齧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爲掎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十

二月甲辰世勣敗薛延陁於諾眞水初薛延陁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爲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會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衆自赤柯濼北走世勣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眞水勒兵還戰陳亘十里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兵薛延陁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矟直前衝之薛延陁衆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陁失馬不知所爲唐兵縱擊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衆至漠北値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世勣還

平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臺者叛走州兵追之會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丙子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爲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强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思摩西突厥也薛延陀在漠北白道川在漠南今歸化城北善陽嶺在其南長城今張家口朔州今朔州雲中卽歸化城諾眞水今茂明安旗塔爾渾河赤柯濼今四子部落旗西錫拉木倫河青山在歸化城界五臺縣屬代州

十六年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爲聖王爲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徙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

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柰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十八年　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

以左衛將軍薛萬徹守右衛大將軍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

焉耆貳於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爲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朝貢多闕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詔以孝恪爲西州道行軍總管帥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擊之會焉耆王弟頡鼻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頡鼻弟栗婆準爲鄉導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險而不設備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命將士浮水而度比曉登城執其王突騎支獲首虜七千級留栗婆準攝國事而還孝恪去三日屈利啜引兵救焉耆不及執栗婆準以勁騎五千追孝恪至銀山孝恪還擊破之追奔數十里上謂侍臣曰孝恪近奏稱八月十一日往擊焉耆二十日應至必以二十二日破

之朕討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畢驛騎至焉耆今哈喇沙爾在博斯騰泊北開都河東哈布齊垓河南哈什塔河西故云四面距水安西治西州今土魯番廣安城銀山天山支阜

鴻臚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褚遂良曰莫離支弒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郜鼎之類也臣謂不可受上從之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弒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為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前宜州刺史鄭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胡氏曰帝所謂恃國家之大甲兵之強算略之足以取勝欲見威於敵者也

張儉等伍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

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眞奇士也卽日拜右驍衛將軍以刑部尚書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峽兵四萬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趨遼東兩軍合勢並進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少監邱行淹先督衆工造梯衝於安蘿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易又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所過營頓無爲勞費今略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曰以大擊小二曰以順討逆三曰以治乘亂四曰以逸待勞五曰以悅當怨

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爲疑懼胡氏曰太宗以高麗爲必可克而卒不克所謂常勝之家難與慮敵也十一月辛丑武陽公李大亮卒於長安遺表請罷高麗之師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新羅百濟在高麗東南奚契丹在高麗西北

十九年 二月庚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以特進蕭瑀爲洛陽宮留守乙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元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爲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上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三月丁丑車駕至定州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

欲爲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唯噉肉飯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留汝鎭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爲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爲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李世勣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鎭者而潛師北趨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至元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爲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

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壬子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丁巳車駕至北平癸亥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孝忠等曜兵於鴨綠水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壬申度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眾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眾有輕我心遠來疲頓

擊之必敗且吾屬爲前軍當淸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胡氏曰不以賊遺君父漢耿弇之言世勣以爲然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勍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衆心稍安旣合戰行軍總管張君乂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陳亂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度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君乂胡氏曰有功必賞退怯必誅則將士知所懲勸矣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塡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鼓譟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爇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

餘人引女四萬口以其城爲遼州乙未軍進白巖城丙申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爲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烏骨城遣兵萬餘爲白巖聲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暝而罷柳城在今建昌縣東北懷遠鎮在土默特右翼旗通定鎮在今海城縣西北遼水西白旂堡南元菟在鐵嶺縣東新城在興京之西建安城在蓋平縣東北蓋牟城在今蓋平縣北平今永平府卑沙城今九連城遼東城今遼陽州遼澤遼水西也馬首山即首山在遼陽州西南白巖城在秀巖城北烏骨城在大洋河

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臨城投刀鉞爲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爲

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李世勣見上將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柰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胡氏曰觀世勣此言蓋少年爲盜之氣習未除耳）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幄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給糧仗任其所之契苾何力瘡重上自爲傅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爲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讐遂捨之己亥以蓋牟城爲蓋州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進兵攻之丁巳高麗北部

褥薩延壽惠眞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上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胡氏曰若高延壽出於上策不知太宗何以應之雖有江夏王道宗之計策耳）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遲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胡氏曰此即帝所謂上策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衞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

而陳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身親行陣凡出奇制勝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為諸公商度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靺鞨合兵為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眾可不戰而降上不應胡氏曰為上悔不用道宗策張本遣使紿延壽曰我以爾國強臣弒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上夜召文武計事命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為奇兵自

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戊午延壽等獨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龍門人薛仁貴著奇服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拜游擊將軍仁貴安都之六世孫名禮以字行延壽等將餘眾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己未延壽惠眞帥其眾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皆伏地不能對上簡耨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

壤皆雙擧手以顙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收靺鞨三千三百人
悉阬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佗器械稱是高麗擧
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烟上驛書報
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胡氏曰史言太宗有矜功之心）更
名所幸山曰駐驆山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詔標識
戰死者尸俟軍還與之俱歸以高延壽爲鴻臚卿高惠眞爲司
農卿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
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牀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爲勇總
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擊高麗破之八月甲辰候騎獲莫離支
諜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
道間行不食數日矣命賜之食謂曰爾爲諜宜速反命爲我寄
語莫離支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間行辛苦也

竹離徙跣上四屬而遣之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爲塹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爲寇鈔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胡氏曰史言帝威棱絕域所謂善師者不陳）上之克白巖也謂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女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延壽惠眞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

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爲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衆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併力拔烏骨城度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胡氏曰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出奇取勝獨遼東之役欲以萬全制敵所以無功）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彘聲謂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烟火日微今雞彘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

走江夏王道宗督眾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爲之針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頹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勅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度渤錯水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勅然火於道以待之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上謂薛

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胡氏曰是役也不唯不用乘虛取平壤之策乘勝取烏骨之策亦不用也按安市今蓋平縣北耀州城靺鞨今寧古塔建安城在蓋平縣東北黃城銀城皆在鴨綠江濱蒲滿渤錯水皆在瀋寧縣東此時赴遼東者猶循盧龍故道至營州也

二十二年　右衛率長史王元策擊那伏諦王阿羅那順大破之初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强四天竺皆臣之元策奉使至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元策元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力不敵悉爲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元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書徵鄰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國遣七千餘騎赴之

元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進至中天竺所居茶鎛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走更收餘眾還與師仁戰又破之擒阿羅那順餘眾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師仁進擊之眾潰獲其妃及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俘阿羅那順以歸五天竺今東西南北中印度也吐蕃今西藏泥婆羅疑信度河西之健陀羅乾陀衛江今阿耨江佛書之恆河也

司空梁公房元齡留守京師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唯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

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胡氏曰明慎用刑重人命也踊躍用兵則忘人命之爲重矣引彼形此元齡之言可謂深切著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胡氏曰說到此分明見得高麗不必征當時在朝之臣諫東征者未有能及此者也此是忠誠懇切中流出）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元齡子遺愛尙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尙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秋七月癸卯卒柳芳曰元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爲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宜哉

阿史那社爾既破處月處密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分兵爲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保其東境社爾遣兵追擊擒而斬之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爲焉耆王使修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棄城走社爾進屯磧口去其都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爲前鋒右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其相那利羯獵顛帥衆五萬拒戰鋒刃甫接威引兵僞遁龜茲悉衆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茲懼將卻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龜茲王布失畢既敗走保都城社爾進軍逼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帥精騎追布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社爾進軍攻之四旬閏月丁丑拔之擒布失畢及羯獵顛那利脫身

走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死於西門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召募得二百人衛軍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趣都城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衛郎將權祇甫詣諸城開示禍福皆相帥請降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其父老宣國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爲王龜茲人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社爾勒石紀

功而還處月在今阜康縣處密在今小珠勒都斯河東蹟口在今和戈納克嶺東多褐城在今布克爾都城今庫車城援換城在今奇魯克布魯特境

高宗永徽四年　初睦州女子陳碩眞以妖言惑衆與妹夫章叔允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以叔允爲僕射冬十月叔允帥衆攻桐廬陷之碩眞擁鐘焚香引兵二千攻陷睦州及於潛進攻歙州不克敕揚州刺史房仁裕發兵討之碩眞遣其黨童文寶將四千人寇婺州刺史崔義元發兵拒之民間訛言碩眞有神犯其兵者必滅族士衆兇懼司功參軍崔元籍曰起兵仗順猶且無成況憑妖妄其能久乎義元以元籍爲前鋒自將州兵繼之至下淮戍遇賊與戰左右以楯蔽義元義元曰刺史避箭人誰致死命撤之於是士卒齊奮賊衆大潰斬首數千級聽其餘衆歸首進至睦州境降者萬計十一月仁裕軍合獲碩眞叔允

斬之餘黨悉平睦州今嚴州府桐廬縣其屬縣也於潛縣屬杭州府歙州今徽州府婺州今金華府下淮戍在今蘭谿縣

顯慶二年、蘇定方擊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至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嬾獨祿等帥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右領軍郎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賀魯爲賀魯所破虜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賀魯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歸之仍加賜賚使彼明知賀魯爲賊而大唐爲之父母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上從之泥孰喜請從軍共擊賀魯定方至曳咥河西沙鉢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戰定方將唐兵及回紇萬餘人擊之沙鉢羅輕定方兵少直進圍之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攢矟外向自將騎兵陳於北原沙鉢羅先攻步軍三衝不動定方引騎兵擊之沙鉢羅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勒

兵復進沙鉢羅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定方乃命蕭嗣業回紇婆閏將胡兵趨邪羅斯川追沙鉢羅定方與任雅相將新附之衆繼之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乃蹋雪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衆至雙河與彌射步眞合去沙鉢羅所居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其牙帳沙鉢羅與其徒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纛沙鉢羅與其子咥運壻閻啜等脫走趣石國定方於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爲沙鉢羅所掠者悉括還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嗣業將兵追沙鉢羅定方引軍還金山今阿爾泰山也曳堅河在伊犂東北今博羅塔拉河也邪羅斯川今伊犂西之車里克河是也石國在今那林河南額得格納霍罕所屬也

四年　思結俟斤都曼帥疏勒朱俱波謁般陁三國反擊破于闐十一月癸亥以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撫大使以討之定方軍至業葉水思結保馬頭川定方選精兵萬人騎三千匹馳往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旦至城下都曼大驚戰於城外都曼敗退保其城及暮諸軍繼至遂圍之都曼懼而出降定方獻俘於乾陽殿法司請誅都曼定方請曰臣許以不死故都曼出降願匄其餘生上曰朕屈法以全卿之信乃免之疏勒國今喀什噶爾城朱俱波今和闐之哈拉哈什河謁盤陁今日喀楚特城于闐即和闐業葉水即塔里木河馬頭川即和闐河皆在今回疆也

龍朔元年　以任雅相爲浿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爲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爲平壤道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伐高麗水陸分道並進秋七月定方破高麗於浿

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諸軍不得度何力至值氷大合何力引衆乘氷度水鼓譟而進高麗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浿水今大同江平壤城居江之北鴨綠江在鳳凰邊門東平壤西北數百里定方蓋海道何力步道

二年　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聞唐兵將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阬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仁泰等將至皆迎降仁泰等縱兵擊之掠其家以賞軍虜相帥遠遁將軍楊志追之爲虜所敗候騎告仁泰虜輜重在近往可取也仁泰將輕騎萬四千倍

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蕚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棄捐甲兵殺馬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塞餘兵纔八百人軍還司憲大夫楊德裔劾奏文泰等誅殺已降使虜逃散不撫士卒不計資糧遂使骸骨蔽野棄甲資寇自聖朝開創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喪敗者仁貴於所監臨貪淫自恣雖矜所得不補所喪並請付法司推科詔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鐵勒道安撫使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皆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其部落大喜共執其葉護及設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九姓遂定天山今新疆之北騰格里山仙蕚河未詳

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於熊津之東拔眞峴城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上與之敕書以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灋敏藉卿留鎮宜且停彼若

其不須卽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無貳豈得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守之制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宜礪兵秣馬擊其不意理無不克旣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以聞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將出師聲援纔接凶醜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旣還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寇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卽爲擒虜縱入新羅亦爲羈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凶悖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仁願仁軌知其無備忽出擊之拔其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

殺獲甚衆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眞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福信專權與百濟王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臥於窟室欲俟豐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此今高麗國中地熊津江即漢江百濟國在其全州界新羅在其慶州界餘城稍不能指

癸亥

三年　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眞峴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

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眾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眾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眾降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眾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曏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

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詔劉仁軌將兵鎭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立橋梁補堤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脩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爲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爲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倭今日本國自熊津入白江謂舟師先在熊津江而退入白江也白江今朝鮮保甯縣南之江然則周留城其全州歟

麟德元年 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伏覩所存戍兵羸

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敝唯思西歸無心展効臣問以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爲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渡海官不記錄其死者亦無人誰何州縣每發百姓爲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逐皆亡匿得免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即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惟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授勳級以爲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問曩

日士卒留鎮五年尚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爲如此單露咸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檢校軍士所留衣今冬僅可充事來秋以往全無準擬陛下留兵海外欲殄滅高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爲影響若無鎮兵還成一國今既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衆有此議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處置恐師衆疲老立效無日逆耳之事或無人爲陛下盡言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陳上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渡海以代舊鎮之兵仍敕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略高麗其事非易今收穫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夷人新服衆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穫辦具資糧節級遣還

軍將且留鎮撫未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唯知准敕豈敢擅有所爲仁軌曰人臣苟利於國知無不爲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鎮海東上從之仍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使招輯其餘衆

乾封二年　九月辛未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勣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龐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之侃進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仁貴引兵横擊大破之斬首五萬餘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與泉男生軍合郭待封以水軍自别道趣平壤勣遣别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師本船破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

與勣恐爲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勣胡氏曰離合詩析字書合之成文以見其意勣怒曰軍事方急何以詩爲必斬之行軍管記通事舍人元萬頃爲釋其義勣乃更遣糧仗赴之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床方食乾糒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略新城在今興京之西南蘇木底蒼巖三城在興京西南遼陽州東北

總章元年　以右相劉仁軌爲遼東道副大總管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在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爲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

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藏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爲我鄕導彼之情僞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彊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胡氏曰謂征遼東之諸將也）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鬬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能斷雖頗忌前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勣等遇於薛賀水（胡氏曰新書作薩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九月癸巳勣拔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麗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

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泉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勣請爲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鼓譟焚城四月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高麗扶餘城疑在英額邊門外金山在其東扶餘川疑卽土門江薛賀水疑卽佟家江大行城疑在佟家江西也

儀鳳三年　劉仁軌鎭洮河每有奏請多爲李敬元所抑由是怨之仁軌知敬元非將帥才欲中傷之胡氏曰仁軌以私怨奏用敬元以至敗國殄民矯情以容袁異式快怨以附李敬元得爲賢乎奏言西邊鎭守非敬元不可敬元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春正月丙子以敬元代仁軌爲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秋九月丙

寅敬元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工部尚書右衞大將軍彭城公劉審禮爲吐蕃所虜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於濠所爲虜所攻敬元懦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頓於承風嶺阻泥溝以自固虜屯兵高岡以壓之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敢死之士五百人襲擊虜營虜衆潰亂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敬元乃收餘衆還鄯州審禮諸子自縛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敕聽次子易從詣吐蕃省之比至審禮已病卒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跣負之以歸上嘉黑齒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衞將軍充河源軍副使敬元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上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議竟不決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爲理國之要

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辯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絶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

勳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卽重誅曏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是損彼之彊爲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洮河在蘭州府西河州東鄯州今西甯府青海今青海也承風嶺疑在輝特南旗東

調露元年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爲寇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爲質在京師宜遣使者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仍爲安

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爲已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初行儉嘗爲西州長史及奉使過西州吏人郊迎行儉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自隨且揚言天時方熱未可涉遠須稍涼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鎭諸胡酋長胡氏曰四鎭龜茲毗沙焉耆疏勒四都督府也謂曰昔在西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者諸胡子弟爭請從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爲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使促召相見都支先與李遮匐約秋中拒漢使胡氏曰漢家威加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爲漢人猶漢時匈奴謂漢人爲秦人也猝聞軍至計無所出帥其子弟迎謁遂擒之因傳其契箭悉召諸部酋長執送碎葉城行儉釋遮匐使者使先往諭遮匐以都支已就擒遮匐亦降於是囚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

還其國晉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胡氏曰碎葉城焉耆都督府治所也方翼築四面十二門爲屈曲隱出伏沒之狀按碎葉城疑在今伊犁

永隆元年　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酋長奉職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初行儉行至朔川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

將焉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奉職旣就擒餘黨走保狼山黑山在蘇拉木倫河東朔川即朔州今仍曰朔州單于府在歸化城東南今托克托城狼山在其東北

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爲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於吐蕃吐蕃盡據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嶲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爲比河源軍疑在河州小積石山界茂州今仍曰茂州西洱河在雲南大理府東涼州今涼州府松州今松潘廳嶲今甯遠府天竺今五印度龜茲疏勒四鎮今新疆羊同党項在青海大河之南川省西北邊外也

開耀元年　裴行儉軍於代州之陘口多縱反間由是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浸相猜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務挺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與曹懷舜約和而還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單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溫傅以自效然尙猶豫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敬同等軍到伏念狼狽不能整其衆遂執溫傅從閒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塵埃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選伏念果帥酋長縛溫傅詣軍門請罪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傅歸京師冬十月丙寅斬伏念及溫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

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陘口在代州胡氏所云陘嶺關口是也突厥建牙之地皆曰金牙山此東突厥牙疑在雁黃旂察哈爾界通漠疑在其西南石地在其東南細沙又在其東南近伊克勒泊境

永淳元年　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于伊麗水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麪與車薄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于熱海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麪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弓月今烏魯木齊伊犂水即今伊犂河熱海在今果子溝

突厥餘衆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

反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illegible]　[illegible]校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唐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紿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黑沙城疑在獨石口外伊克勒泊并州太原府也單于府今托克托城嵐州今嵐縣雲州今大同府

吐蕃入寇河源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爲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河源軍在河州小積石山西白水澗疑在巴燕戎格廳

宏道元年　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爲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以爲豐州阻河爲固居賊衝要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

姓於甯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爲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此時蔚州仍治靈邱縣注云忠順軍非也豐州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旂界覊州
隴甯夏府夏州今榆林府

讀史兵略卷三十一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中宗嗣聖元年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盩厔令敬猷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括蒼令賓王貶臨海丞求仁貶黟令盩厔尉魏思溫嘗爲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

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役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爲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爲左右司馬思溫爲軍師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紿眾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儕舉兵因奉以號令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詔以行舉爲游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爲楚州刺史九月甲申以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大總管將兵三十萬

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爲之副以討李敬業按眉州屬四川盩厔屬陝西西安府柳州府屬廣西括蒼今處州府臨海屬台州府黟縣屬徽州府楚州今淮安府三縣註云山陽鹽城安宜山陽鹽城今屬淮安府安宜今寶應縣屬揚州府盱眙屬泗州

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爲糧伸鉏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畜縮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度江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强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敬業陷潤州執刺史

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間道上變爲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溫請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敬業將斬之思溫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按金陵今江甯府常州在潤州東潤州即鎮江府也在江甯東）

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斵棺復姓徐氏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陰別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馬敬臣擊斬尉遲昭

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爲江南道大總管討敬業韋超擁眾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趨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眾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爲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眾單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强非計也孝逸從

之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渡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毅成三朗爲敬業所擒唐之奇紿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旦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

叛唐之奇魏思溫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三州平陳嶽論曰
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爲事縱軍敗身
戮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眞爲叛逆不敗何待按下阿溪在天
長西北三十里淮陰今淸河縣都梁山在盱眙縣臨淮郎泗州高郵州屬揚州府海陵今泰州
五年　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
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爲雅州邊羌自國初以來未嘗爲盜
今一旦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蜂起爲盜西山盜起
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臣愚以爲西蜀之禍
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絶障
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
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
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幸之利以事西羌

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為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遼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為戎矣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者蓋以陛下務在養人不在廣地也今山東饑關隴弊而徇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興大役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黷兵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按梁今漢中府鳳今鳳縣自雅州開道出打箭爐巴塘裏塘至前藏也今西藏大道

十三年　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文翽剛愎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僕故二人怨而反乙丑遣左鷹揚衛將

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元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盡忠尋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以萬榮爲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數萬進圍檀州淸邊前軍副總管張九節擊卻之八月丁酉仁師元遇仁節與契丹戰於硤石谷唐兵大敗先是契丹破營州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兵將至使守牢霫給之曰吾輩家屬饑寒不能自存惟俟官軍至卽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麞谷虜又遣老弱迎降故遣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三軍棄步卒將騎兵先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羂元遇仁節生獲之將卒死者塡山谷鮮有脫者契丹得軍印詐爲牒令元遇等署之牒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

云官軍已破賊若至營州軍將皆斬兵不敘勳匪石等得牒晝夜兼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契丹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九月制天下繫囚及庶士家奴驍勇者官償其直發以擊契丹右拾遺陳子昂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今天下忠臣義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營州柳城縣即松漠府歸誠州在其境檀州今密雲縣峽石谷黃獐谷皆在臨渝縣

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太后遣右武衛冑曹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

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爲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四鎭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鎭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靑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鎭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鎭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靑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鎭十姓欵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遙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

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欵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四鎮謂龜茲今庫車于闐今和闐疏勒今喀什噶爾碎葉在今伊犁西十姓西突厥之十部所謂五咄陸五弩失畢也

十四年　孫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曰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眾唐人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而賜二人緋使爲鄉導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涼州都督

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使乙寃羽馳報萬榮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中聞之恟懼奚人叛萬榮神兵道總管楊元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獲其將何阿小萬榮軍大潰帥輕騎數千東走前軍總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潞水東息於林下嘆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安之乎奴斬其首以降梟之四方館門其餘衆及奚霫皆降於突厥（柳城西北四百里今翁牛特旗界即所謂新城也黑沙在獨石口外元中都之東潞水在順天府通州東）

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爲鸞臺侍郎司刑卿杜景儉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以爲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

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爲天所祐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向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

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爲可汗委之四鎭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蟣蝨校長短哉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淸野則寇無所得自然二賊深入則有顚躓之慮淺入必無寇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十五年　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眞物二也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繒帛皆疏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户不敵罔冒爲昏五也我爲此起兵欲取河北耳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

發民修城衞州刺史敬暉謂僚屬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柰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九月甲戌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爲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戊寅以狄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副元帥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藍田令薛訥仁貴之子也太后擢爲左威衞將軍安東道經略將行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五迴道去冬十月癸卯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時北人爲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以爲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

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諸城入僞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辜胡氏日以攻取之賞賞將士則爲濫賞以從虜之罪罪士民則爲非辜以經與賊同是爲惡地至於汚辱妻子刼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暫務未能以免乃是賊平之後爲惡更深且除賊務招攜秋毫不犯胡氏曰言除賊務在招撫攜貳秋毫無所侵犯也令之歸正卽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覽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此爲大事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

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疏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趙定皆直隸州五回道在廣昌縣

蜀州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路險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以爲姚州本哀牢之國荒外絕域山高水深國家開以爲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請廢姚州以隸巂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省於瀘北置關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蜀州今崇慶州姚州今屬楚雄府哀牢今永昌府巂州今甯遠府瀘指今金沙江

十七年　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緪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羣所向披靡黃麞之戰張元遇麻仁節皆爲所緪又有

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皆來降有
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能盡力
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所
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爲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
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爲左鈐衞將軍務整爲右武威衞將軍使
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十八年　以主客郎中郭元振爲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先
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
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其
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
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
通收率之後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撫御

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白亭軍宜為今涼州邊外沙拉泊

十九年春正月乙酉初設武舉胡氏曰武舉之制有長垜馬射步射平射筒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唐六典曰武舉以七等閲其人一曰射長垜試射長垜三十發不出第三院爲第入中院爲上入次院爲次上入外院爲次二曰騎射發而並中爲上或中或不中爲次上總不中爲次三曰馬槍三板四板爲上二板爲次上一板及不中爲次四曰步射射草人中者爲次上雖中而不法雖法而不中者爲次五曰材貌以身長六尺已上者爲次上已下爲次六曰言語有神采堪統領者爲次上無者爲次七曰舉重謂翹闕率以五次上爲第皆試其高第以名聞

二十年始安獠歐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爲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爲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

詔其營賊衆大喜悉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欵附嶺外悉定始安今桂林府

景龍元年　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以爲郤縠說禮樂敦詩書爲晉元帥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胡氏曰鳴沙之敗亦指言沙吒忠義宜正邦憲賞罰旣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

二年　三月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河北有拂雲祠　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

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爲虜有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鎭兵以助其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爲朔方軍前鋒遊弈使戍諾眞水爲邏衛胡氏曰遊弈使領遊兵以巡弈者也杜佑曰遊弈於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人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鎭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胡氏曰壅門卽古之懸門也或曰門外築垣以遮壅城門今襄城是也壅城之外又有入扑墻爲人敵皆以遮壅城門范祖禹曰張仁愿

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人是以重仁愿而輕元楷東受降城漢雲中地今托克托城中受降城即佛雲堆秦九原縣地今蘇爾哲河濱西受降城漢臨河縣地唐豐州河北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北河北岸牛頭朝那山北在托克托東北諾眞水今茂明安旗塔爾渾河

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爲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弩等帥眾犯塞初娑葛既代烏質勒統眾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忠節眾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

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忠節然其言遣閒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以為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比者息兵請和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直以國多內難人畜疲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國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為吐蕃鄉導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弊勢未能為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請分于闐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

求請無厭終爲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爲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衆雖復可汗舊種衆心終不親附況獻又疏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引吐蕃奉俀子還侵四鎮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并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爲非計楚客等不從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疏勒入寇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縛

於驛杜丹而殺之播仙城疑在大珠勒都斯河南岸安西時治龜茲今庫車撥換即蘇汗今安濟彥東之孟科爾焉耆時治碎葉今伊犂西疏勒今喀什噶爾討舒河疑即大小珠勒都斯河也牛師獎與突騎施娑葛戰於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葛娑葛遺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讎闕啜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爲十四姓可汗火燒城疑今庫車西之數里木城白州今鬱林州之博白縣

睿宗太極元年　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三月丁丑以佺爲幽州大都督徙訥爲并州長史六月庚申佺與奚酋李大酺戰於冷陘全軍覆沒是時佺帥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八千分爲三軍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爲國家復營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引兵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山爲方陳以自固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既與我和親今大軍何爲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伍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佺以悌爲

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楷洛可利脫歸按燕州時寄治順天城內冷陘山在今奈曼旗西敖漢旗東

元宗開元元年　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彊不憂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赦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

矣上覽而善之

二年　薛訥與左監門衛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出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爲士卒盛夏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敕免訥死削除其官爵檀州今密雲縣灤水山峽在灤平縣東北

冬十月吐蕃復寇渭源薛訥與戰於武街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王晙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至達延將吐蕃兵十萬屯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

軍塞其中間晙復夜出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諸軍合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姚崇盧懷慎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爲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胡氏曰卽楊矩所與九曲之地也）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之子忠嗣爲朝散大夫尚輦奉御養之宮中（武街在今狄道州東大來谷在其東北長城堡秦築長城所始處也在狄道州西北獨山在貴德廳南九曲之東）

三年　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文簡十姓之壻也二月與跌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帥衆來降制皆以河南地處之三月胡祿屋酋長支匐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大總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左衛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州鎮大總管和戎

等軍並發節度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默啜發兵擊葛邏祿胡祿屈鼠尼施等屢破之敕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大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十一月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虔瓘請自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給遞駄及熟食胡氏日遞駄者於路遞發馬牛驢駄運兵器什物也唐六典日驢載日駄每駄一百斤其脚直一百里一百文山阪處一百二十文驢少處不得過一百五十文平易處不得下八十文其有人負處兩人分一駄又給熟食欲其速達安西敕許之將作大匠韋湊上疏以為今西域服從雖或時有小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彊幹弱枝自頃西北二虜寇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征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駄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

少涼州已往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濟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計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乂安漢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而中國疲耗今論帝王之盛德者皆歸唐堯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成者復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以處瓘之策爲不然旣而處瓘卒無功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還陳磧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上許之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爲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於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斬

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皆遣使請降按鄯州在西甯府西南拔汗那即撥汗今安濟彥東之孟科爾大食今科克倫康居今薩馬爾罕河東之塔什干大宛今哈薩克罽賓今溫都斯坦

四年　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時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恃勝輕歸不復設備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大武軍子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頡質略以其首歸之與偕詣闕懸其首於廣街拔曳固回紇同羅霫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軍北獨樂水未詳疑在克西克騰旗東饒樂水之南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多離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官暾欲谷以爲謀主暾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晙上言

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帥來降若彼安甯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輿兵剽掠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爲間諜日月滋久姦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爲內應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爲詭辭皆非事實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户受帖皆欲自衒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曩時已嘗寘降户於河曲皆獲安甯胡氏曰謂貞觀時也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曩者頡利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變今北虜尚存胡氏曰謂默啜雖死毗伽又立也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

其親屬豈樂南來較之彼時固不侔矣胡氏曰彼時謂貞觀之時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爲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審茲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爲唐有若畱至河冰恐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户跌跌思泰阿悉爛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晙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之斬獲三千級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户兵仗令度河而南降户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降户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胡户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爲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其衆於黑山呼延谷虜釋知運而去上以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爲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

閒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力尙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覘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幷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彊則進兵鈔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按河曲今歸化城西南也靑山嶺在豐縣東北黑山所延谷在河外不在綏州遨宜作逆唐人詩萬里黃河繞黑山者此也暾欲谷之論極精城多便於承平不利行師

以刑部尙書宋璟守吏部尙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頲同平章事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

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胡氏曰郝靈荃因人以爲功授以郎將非抑之也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五年　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爲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里浸繁營州柳城縣在土默特右翼旗

六年　二月戊子移蔚州橫野軍於山北屯兵三萬爲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頡質略同羅都督毗伽末啜霫都督比言回紇都督夷健頡利發僕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騎兵爲前後左右軍討擊大使皆受天兵軍節度有所討捕量宜追集無事各歸部落營生仍常加存撫天兵軍使張嘉貞入朝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其人遂得減死上由是以嘉貞爲忠有大用之意按此時蔚州仍在靈邱縣天兵軍在太原府城中

八年　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恂懼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

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卽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羅由是遂安

突厥寇甘涼等州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先是朔方大總管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上毗伽聞之大懼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若必能來俟其垂至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胡氏曰史言在廷在邊之謀不叶爲夷狄所窺）晙兵不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

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閒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衆潰走趨北庭不得入盡為突厥所虜暾欲谷引兵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將兵邀擊之暾欲谷謂其衆曰吾乘勝而來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刪丹與暾欲谷遇唐兵大敗公利澄脫身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地北庭唐庭州今濟木薩赤水軍在涼州西北刪丹縣在甘州府東百二十里橋落水在河套西北今西拉木倫河也

九年 蘭池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有衆七萬進逼夏州命朔方大總管王晙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共討之秋七月己酉王晙大破康待賓生擒之殺叛胡萬五千

人辛酉集四夷酋長腰斬康待賓於西市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連谷據其倉庾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党項乃更與胡戰胡眾潰西走入鐵建山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討擊使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耶因奏置麟州以鎮撫党項餘眾按六胡州在鄂爾多斯右翼前旗之北夏州在榆林府城西銀城在神木縣南四十里連城縣在府北七十里合河關在縣東麟州即神木縣駱駝堰鐵建山皆在其境

十年　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强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爲疑說曰臣久在疆埸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爲疑臣請以闔門百口保之上乃從之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

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從此始矣胡氏曰史言唐養兵之弊始於張說

十二年 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度磧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或薦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淸愼時暹自給事中居母憂春三月起爲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等使

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

不利百姓上亦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以下畏融恩勢不敢立異惟户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爲華州刺史

十四年　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爲黑水州仍爲置長史以鎮之渤海靺鞨王武藝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水門藝嘗爲質子於唐諫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全盛之時强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況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一旦與唐爲怨此亡國之勢也武藝不從强遣之門藝棄衆間道來奔制以爲左驍衛將軍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留其使者別遣報云已流門藝於嶺南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

示人以信豈得爲此欺誑固請殺門藝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泄漏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司馬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罰武藝爲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效小人爲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泄不亦可羞哉黑水靺鞨今甯古塔北勃海靺鞨今吉林

十五年。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於青海之西初吐蕃自恃其強致書用敵國禮辭指悖慢上意常怒之返自東封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㚟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

樊勇而無謀常思僥幸若二國和親何以爲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㚟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去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㚟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會大雪虜凍死者甚衆自積石軍西歸君㚟先遣人間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邏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上由是益事邊功大斗谷在丹衞縣積石軍在西寧南大非川在碾伯縣甘州在西寧西北青海在其西南

九月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㚟之父進攻玉門軍縱所虜僧使歸涼州謂君㚟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㚟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帥衆拒

句及瓜州陷悉諾邏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退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視城中知有備乃去明氏曰川元戲不能守瓜州而賈師順能守常樂固圍存乎其人也按瓜州在今安西州玉門縣在其西百五十里長樂在燉煌東南三危山東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爲河西節度等副大使時王君奐新敗河隴震駭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爲判官與君奐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寖安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北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榦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鬭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

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建康軍在甘州府西北百九十里）

十六年　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門城擒獲甚衆焚其駱駝橋而還八月辛卯左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於祁連城下時吐蕃復入寇嵩遣賓客將强弩四千擊之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虜散走投山哭聲四合（渴波谷胡氏曰在青海西大莫門在九曲則渴波谷在和頹特北前旂大莫門在察罕諾們罕麻地駱駝橋河橋也祁連城在甘州南）

十七年　春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師順擊吐蕃

大同軍大破之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爲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乃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游弈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沙州在瓜州西南二百六十里今嘉峪關外安西州則瓜州燉煌縣則沙州也石堡城在巴燕戎格廳……

十八年　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可突干寇平盧先鋒使烏承玼破之於捺祿山捺祿山在營州今土默特右翼旗界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安能爲此書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人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於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朝自是吐蕃復欵附

二十年　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玼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宜按兵以觀其變

合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果大敗承玭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禕等大破奚契丹俘斬甚眾可突干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竄山谷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引兵還上命裴耀卿齎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謂其徒曰戎狄貪婪今齎重貨深入其境不可不備乃命先期而往分道並進一日給之俱畢突厥室韋果發兵邀險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還白山在錦州府邊門外

二十一年　關中久雨穀貴上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

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旣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儲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上深然其言 軍餉尤以漕運爲要

二十二年 時可突干連年爲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殊無降意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叶悔說過折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衆來降守珪出

師紫蒙州大閱以鎮撫之梟屈烈可突干之首於天津之南（按紫蒙州即老哈河在翁牛特旗東）

二十四年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柰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又有史窣干者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爲奚游弈所得欲殺之窣干紿曰我唐之和親使也汝殺我禍且及汝國游弈信之送詣牙帳窣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

殺以賓禮館之使百人隨窣干入朝窣干謂奚王曰王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奚王卽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窣干入朝窣干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爲之備先事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阬殺其從兵執瑣高送幽州張守珪以窣干爲有功奏爲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二十五年　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蕃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爲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鬭其閒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時

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傔人孫誨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餘里至靑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按此見唐之無信也勃律今布魯特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九月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癸巳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胡氏曰據李泌傳太原倉在陝州西皆留輸

本州

二十六年　杜希望將鄯州之衆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衆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辟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胡氏曰鎮西軍在河州西百八十里

册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析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皮邏閣浸強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洱河蠻之功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昱爲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

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爲邊患按蒙舍今蒙化廳蒙巂今甯遠府越巂越析今麗江府浪穹今浪穹縣樣備今鄧川州越澹在今浪穹縣東洱河即今西洱河也大和城即今大理府城六詔之名各書不同而地不異

二十八年　上嘉蓋嘉運之功以爲河西隴右節度使使之經略吐蕃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臣近與嘉運同班觀其舉措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昔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卒喪楚師今嘉運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況防秋非遠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飲朝夕殆非愛國愛人之心若不可改易宜速遣進途仍乞聖恩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已而嘉運竟無功胡氏曰蓋嘉運器小易盈志氣惰矣安能有功